

刘庆邦印象

葛有杰

读过刘庆邦老师的书，看过由刘庆邦老师小说改编的电影，想象中的刘庆邦老师是个不苟言笑、严肃有加的作家。11 月 28 日，在刘庆邦创作研究会揭牌仪式上，在大槐树掩映中的沈丘三槐堂，我见到了刘庆邦老师。

刘庆邦老师个子不高，语速缓慢有力，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豫东人特有的痕迹，谦逊，随和。

揭牌仪式开始前，会场热闹喧嚣，看到刘庆邦老师进来，我对身边的文友说，刘老师来了。文友们的第一反应是，走，和刘老师合影去。文友们拍照前要理一理头发，摘下身上的包，刘老师就耐心地、微笑着等待，谦逊，随和，来者不拒，丝毫没有文学大家的架子。我用相机拍下一张又一张文友和刘老师的合影。我忙着给文友照相，竟然错过了和刘老师合影的机会。他从北京

赶回来，文友们又这么一“折腾”，刘老师也累了。没有合影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心中他已经和我合过影了。

刘庆邦老师说，“‘刘庆邦文学创作研究会’的成立，让一个叫刘庆邦的人深感惶恐”，“我仍然没有把研究和我的小说联系起来。研究会的成立，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阅读，是研究性的阅读。这种阅读不仅在于是一种主动的、系统的深度阅读，还在于阅读之后的梳理、发现、阐释、批评和创造，并形成研究成果。这真是吓着我了，让我如何担当得起！”

以刘老师的文学成就以及文学地位和影响，“刘庆邦创作研究会”成立是理所当然，也是有好处的。在这个浮躁

的文坛，有多少“文学家”想出人头地，有多少人挖空心思“亮相”。可刘庆邦老师对自己本应该得到的荣誉却“深感惶恐”。

谦逊才能静下心来，摒弃外界五光十色的干扰，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而良知和社会担当是一个优秀作家不可或缺的品质。

《走窑汉》《血劲》《黑白男女》，写的是地下，煤窑的黑暗世界，风格冷冽干脆;《鞋》《外衣》，写的是地上，乡土的人情世界，风格温润美丽。刘老师的作品主要以农村和煤矿等题材为主，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有着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刘老师知道作家的笔触伸到哪里，明白一个作家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刘老师的作品表现的是人生，是生活，没有风花雪月，没有鸳鸯蝴蝶。

刘庆邦老师谈起他创作《黑白男

女》的初衷：大平矿曾发生过一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在那次事故中，148 名生龙活虎般的矿工，瞬间被夺去了生命。家里的顶梁柱失去后，工亡矿工家属怎样继续生活。这是刘老师长期关注的问题，也是他早就想写的一部小说。如果不写这部小说，他会觉得愧对矿工，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于是，刘庆邦老师推掉一切社会上的事务，到矿上去，到旷工生活中去，在那里他和工亡矿工家属一起过了中秋节。谈起工亡矿工家属的悲痛生活，刘老师一度凝噎。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刘庆邦老师文学上的又一次突破，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社会担当。

刘庆邦老师谦逊、随和，有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在这个雪后初晴的上午，我深切地感受着来自刘庆邦老师身上的文学力量。



藏在腋窝下的孝心

黎清平

早上 7 点，我急急忙忙从家里出发，赶公交去学校。还好公交车后排放有座，刚坐下，邻座一位约 3 岁的小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头戴绒线小红帽，身穿粉底黑花裙式小棉袄，依偎在妈妈怀里，奶声奶气地与妈妈交流着。一会儿，她的哥哥，一位约 5 岁的可爱男孩也加入进来，并在车厢里调皮蹦跳。前排一位青年男子轻声安抚着男孩，告知他要注意安全。这时，我才明白这是一家四口。我注意到男子的右手一直放在他的左腋窝下，上衣拉链只拉了一半。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天冷在暖手。一会儿，小女孩的妈妈问：“中医院还有多远呀？”“快到了，还有两站路，过了公园就到了。”男子轻声答道。女人又说：

“要说从家到医院也不远，就是天太冷，家里也没车。”“明儿咱买。”男子轻声答道。男子把他的右手往腋窝下又伸了伸，把拉链往上拉了拉。“中医院站到了，请准备下车。”随着开车师傅的提醒，这一家四口做好了下车准备。女人抱起小女孩，男人拉着小男孩的手。这下我看清楚了，他的右手里拿着刚出炉的烧饼。下车后，他又迅速把右手放进了腋窝下，一家人走进了中医院。

我猜想，中医院里一定住着他的亲人，是父母或许爷爷奶奶。他的亲人平时一定爱吃这家的热烧饼，一定非常疼爱他们的孙子孙女。而他们的儿子更了解体谅亲人的心愿，在寒冷的早晨，带着爱人和一双儿女，怀揣着老

人爱吃的烧饼，一大早赶到老人的身边看望。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尽孝，重在看心意，而不在于你奉送的物质多少。所以，尽孝与贫富没有必然关系。其实，孝敬父母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无论是数以万计的金钱，还是带着体温的烧饼；无论是远隔千里迢迢的牵挂，还是近在咫尺的问候——在孝心的天平上，它们等值。孝心就是生活中看似平常的点点滴滴心意的积累。

尽孝是种美德，尽孝是不能等待的。把孝心献给父母，从今天开始，不要让人生留下“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乡居

◎ 孙成斌

我本农家男，
从政三十年。
退休居故里，
回归大自然。
门前两棵柳，
瓦屋三大间。
小院种花草，
篱旁辟菜园。
爱穿棉布衣，
喜食杂粮餐。
行走众乡邻，
拉呱叙暖寒。
请人传农技，
自办宣传栏。
农村红白事，
帮办理周全。

谁家添婴孩，
起名送喜钱。
经常走果林，
不断转农田。
喜看大丰收，
与民同乐欢。
春钓黑河鲫，
夏赏池中莲。
秋熟助民收，
冬闲赋诗篇。
晨练快步走，
晚打太极拳。
身板挺且直，
旅游能攀山。
乡居壮暮岁，
夕阳红满天。

我要追寻明天的太阳

◎ 张永久

那晶莹的
在眼里打转的湿漉漉的忧伤
让心一阵一阵地疼
风有点急
看不清前进的方向

学着父亲沧桑的样子
打开一瓶苦涩的白酒
试图淹没生命里所有的委屈
难以下咽
那一个个疲惫的故事

倔强任性的脚步
踏着冬日冰冷的土地
酸痛了肌肤
借着那些温暖的回忆
才可以呼吸

黑夜正在来临
我翻出来母亲的叮咛
她说 永远不要丢下梦想
好吧 趁着夜色
我要追寻明天的太阳

喜鹊的遐思

◎ 田晔

寒冷的冬季
枯叶飘离
旷野一片沉寂
我们形影不离
飞到东飞到西
苦苦寻觅
眼睛盯着大地
隐藏的一条虫子
丢落的一粒玉米
飘洒的一枚草籽
都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深埋心底
生存需要苦力

街起一根根树枝
流过多少汗滴
把房子搭起
再大的风
再大的雨
我们的家牢牢稳立

我们没有预计
寒流来袭
大雪覆盖大地
怎能哭泣
鼓起勇气
遥望树杈上的屋子
往事点点滴滴
为了遮风避雨
不知飞过多少里
用所有的力气

冬日的夜寒气直逼
我们飞回巢里
相偎相依
享受恩爱的甜蜜
你们一个个羽毛长齐
各飞东西
在外生活如意不如意
我们常常惦记
有一天我们不会飞起
不能寻觅东西
出巢的孩子
是否想起
我们没动儿站立
瘫痪老巢里
等待子女的归期
我们的命戛然而止
长眠故里

蒸馍的夫妻

◎ 王伟

一对中年夫妻
租下干净的小院
摆上简简单单的家什
垒砌大大的灶台
他们烧柴火 蒸地锅馍
每天凌晨 4 点起床
开始一天的劳作

男的揉面 女的切馍
单调重复的动作
演绎着草根人家的欢乐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源自于心与心的契合
灶膛里熊熊的柴火
照亮他们未来的生活
因为人们
爱吃地锅蒸馍
夫妻俩的生意很好

一湖残荷

◎ 王雪奇

一场风雨
把你的容颜变了模样
我不知你的心 是否忧伤
往日的游客 已不知去向
恭维的话 曾经落满整个湖面
摄像机 也曾咔嚓闪光
文人赞美你的品格
出污泥而不染
墨客把你留在心间
让其妙笔生花
一幅小荷尖尖
便会让人心旷神怡
而今我站在湖边
默默无言

还有阴沉沉的天
也不想多语
几个垂钓的老人
苍老的像几株焦枯的荷
已没有多余的精力
顾及垂钓之外的一切
只有我独自看到
一湖残荷
虽没有了绿叶和鲜花
但那嶙峋的枝干
让我想起了李商隐
也想起了他的诗——
秋阴不散霜飞晚
留得枯荷听雨声

前些年，我们带着儿子疲于奔波，造成儿子学无定所。在省会好不容易找了家公办初中吧，可儿子发牢骚说：“我现在已是高二学生的年龄了，再读九年级，坚决不上！”为此，我们爷俩吹胡子瞪眼好几天。结果，儿子还是成了我们家里第二代农民工。

我算是第一代农民工中的幸运儿。自己经过多年的拼搏，如今在省会开了家面馆，买了楼房。儿子也在城里完了婚，生了子。三年前，把面馆交给了儿媳打理。我和老伴带着孙子，尽享天伦之乐。

有一天，孙子突然问我：“爷爷，咱有老家吗？”

我说：“有呀，咱老家在金鸡岭下的梳妆阁村。”

“哦，难怪同学们都说我是新市民！”孙子瞪大眼睛说。

是啊，自从举家户口迁到省会后，老家在儿孙们心中便成了一个概念。他们认为，老家就是老辈人生活过的地方。

孙子问起老家后，我便反复给他讲金鸡岭美丽的传说和梳妆阁里动人的故事。也是从那天起，我有个大胆的决定。

去年，我悄悄回了几趟老家。

今年端午前夕，家人一致通过我的提议，抽个礼拜天全家人到老家去一日游。

上周六一大早，我们全家就开始向老家进发。俩钟头后，客车抵达金鸡岭。登上金鸡岭，孙子就猴似的蹦在前

面。不大一会儿，他双手捧着啥东西跑到来兴奋地说：“你们看，我捡了好多巧克力豆！”

孙子的举动把四个大人逗乐了。老伴的泪花都笑出来了。

“宝宝，赶紧扔掉，你捡的是羊粪疙瘩，脏！”我说着忙把手中的矿泉水瓶盖扭开，准备给他洗手。

可孙子攥紧双手，紧绷着小脸表示抗议。

“再不撒手，妈妈打你啦！”儿媳有些生气。

“好啦，好啦，先让奶奶替你保管。”老伴将孙子手中的“宝贝”诤了下来，用纸巾包好装进挎包。

给孙子洗洗手，我们继续赶路……

“宝宝，你看，岭南坡那个村庄就是咱的老家梳妆阁！”我说着用手指着。

“噢，到老家了喽——”孙子叫着一阵小跑冲下了坡。

我们走进村，刚与大伙寒暄几句。老支书大魁闻声迎上来说：“柱子到家了，走，赶紧随我来家吃饭。”

“不了，老哥，还是去村民民俗馆与大伙一起吃吧。”我说。

“那成，走吧。”老支书说罢领头走着路。

“爸，咱村啥时候建了民俗馆？”儿子好奇地问。

“还不是多亏了……”老支书抢先说。

“大魁哥！”我忙打断老支书的话。

“那是多亏了国家政策好，镇上给咱村申报了个省级民俗文化村。”老支书接茬说。

走进民俗馆。几位老人正在生火做午饭。

我和老伴，跟老人们叙着旧。孙子他们则忙着在院子里拍照留影。孙子爬上石碾台，用力敲击着挂在老槐树上的钟，高声问我：“爷爷，这里打过地道战吗？”

孙子一句话，惹得大伙一阵好笑。

午饭后，孙子意犹未尽。见状，老支书说：“宝宝，爷爷给你表演老牛打场，好不好？”

“好啊，好啊！”孙子听了非常高兴。一帮老人从木制农具展厅里扛出木叉，开始摊晒事前备好的麦秧。我和儿子帮老支书从石制农具展厅里推出一个石碾。老支书娴熟地安装上碾罗锅，挂上捞石和牛套。

看准备的差不多了，老支书说：“我回家牵牛。”

老支书牵着黄牛来到时，也把自己打扮了一番：白羊肚子头巾，黑裤带，腰间别个旱烟袋，一副六七十年代农民的装束。

一切就绪。老支书“啪”地甩了个响鞭，“哦”一声发出指令。老黄牛便开始在他的牵引下拉着石碾“吱吱呀呀”一圈圈打起来。

尽管老黄牛被老支书训练了几个月，可刚拉几十圈就走走停停，撅起尾巴